

文化漫谈

长安一阙诗 丝路万里风

□姜辰辰

十二岁少年卜天寿随性题下一首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嫌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

这份出自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的唐代学童手迹,为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西州学童卜天寿抄写的《论语·郑玄注》卷末题记,现藏于吐鲁番博物馆,是印证唐代西域诗文普及的珍贵实物。

少年心事,跨越千年依然鲜活。一方文物,定格千年文脉;丝路遗存,见证诗韵西传。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海量唐代汉文文书,以考古实证还原史实。

风起长安,越过河西,吹遍天山南北。唐时顺着丝路奔赴西域,丝路沃土亦滋养、重塑唐诗风貌,成就了中原文脉与西域风物的双向交融。

盛唐诗歌,不再局限于中原文人书斋。它走出长安,遍履丝路。扎根西域大地,融入学堂课业、军营生活、市井烟火、百姓日常。千载文

脉流转,自此可触可感、有据可依。

吐鲁番出土的《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记载了诗人岑参西行的行程轨迹。大漠朔风、天山风雪、热海奇观、边塞烽烟,这些西域的苍茫风物,成为鲜活创作素材,淬炼出《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千古名篇。

诗写山河,山河入诗。岑参笔下的壮阔边塞、豪迈情怀,源于丝路实景;这些饱含西域气韵的诗作,又经由驿卒、商旅、戍边将士口传笔抄,翻越天山、远播中亚,让盛唐诗意随丝路脉络绵延千里。

丝路拓展了唐诗的疆域,唐诗也定格了丝路的风华。长安,是唐诗繁盛的舞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

这座城市孕育了盛唐诗歌,也见证了文明交汇。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尚永亮说:“长安不仅是大唐的都城,更是唐诗的摇篮,也是丝路文明的‘活化石’。《全唐诗》收录的诗作中,半数以上与长安息息相

关,或诞生于此、传唱于此,或自此启程、远播西域。”丝路的畅通,让诗人的目光越过关山,也让唐诗拥有了更加辽阔的天地。

驼铃渐远,诗声未歇。今天,长安依然以诗会友。近年来,西安持续打造唐诗文化品牌,系统梳理丝路诗歌资源,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延续,也让唐诗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的人文纽带。

沿着丝路远行的,不只是诗句,还有读诗的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方静思,深耕唐诗文化、熟读经典名篇,常以《静夜思》寄寓思乡之情,在研读中读懂中国诗词的共情力量。

千年前,这首诗寄托着游子的思念;千年后,它依然能够唤起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共同的情感。时间改变了语言的读音,却不会改变诗歌抵达人心的力量。

从“重走李白诗路”跨国研学,到国际唐诗学术交流、丝路诗文雅集,越来越多年轻人循着诗歌走近

中国,也在交流中读懂彼此。诗歌跨越国界,文化因此有了更多相遇的可能。

从吐鲁番文书里的稚嫩题诗,到岑参笔下的大漠长风;从李白生命起点所在地,到今天中亚青年吟诵《静夜思》,一首首唐诗伴随着丝路流传,也记录着文明交流的足迹。

那些诗句写过山河,也写过离别;写过边塞风雪,也写过人间悲欢。穿越千年之后,那些诗句依然能够打动今人,或许正因写下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风景,更是不同文明共同拥有的情感。

风未止,诗未老。千年前,风吹动驼铃,也吹远诗声;千年后,风依然掠过长安,越过天山,把一首首唐诗送向更远的地方。千载岁月更迭,唐诗跨越时空的文化魅力、丝路绵延不息的文明气度,始终是中国与中亚友好交往、民心相通的精神基石。

诗仍在,路仍在。人与人的相知,文明与文明的相遇,也仍在继续。(据新华社电)



清晨,霞光铺满天,一群骑行爱好者沿河边道路结伴前行。河畔草木青翠,微风相伴骑行,勾勒出城市清新鲜活的晨间图景。

段相民 摄

科学新知

天文学家探测到极早期宇宙类星体的“闪烁”

美国天文学家发现一个遥远类星体会忽明忽暗地闪烁,它来自“宇宙黎明”时期,即大爆炸后仅8.5亿年。这是迄今探测到的最早的闪烁类星体,其亮度变化可帮助揭示幼年宇宙中的超大质量黑洞是怎样形成的。

能量最强的超大质量黑洞被称为类星体,它们是宇宙中最活跃、最明亮的天体之一。通过研究类星体亮度的变化,也就是它们如何闪烁,可以推算超大质量黑洞周围物

质吸积盘的形态、质量增长方式等。人们已经借此对离地球较近的类星体有所了解,但宇宙早期的类星体格外遥远,很难观测到它们的亮度变化。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等机构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说,他们对近地天体广域红外线巡天探测卫星的观测数据进行系统性搜索,发现约129亿光年外的一个类星体的亮度存在显著变化。它的黑洞质量约为太阳的6亿倍,亮度约

为太阳的12万亿倍,活动非常剧烈,吞噬物质的速度接近极限。

结合哈勃空间望远镜等其他设备的数据,研究人员确认该类星体亮度变化没有规律,且在不同波段的变化大不相同,例如X射线的亮度变化幅度是红外光的8倍。

研究人员根据亮度数据推算出,该黑洞周围吸积盘呈现“几何薄、光学厚”的特征,即物质组成的盘面很扁,但非常致密、光线难以穿透。这意味着,在吞噬物质的速

度接近极限时,超大质量黑洞的吸积盘仍保持薄盘形态,与吞噬速度较慢时一样,该发现有助于探索早期超大质量黑洞的生长机制。

宇宙大爆炸后仅几亿年,就出现了质量达到太阳数百万倍甚至数十亿倍的超大质量黑洞,传统的恒星和星系演化理论难以解释它们的存在。新研究显示,用类星体亮度变化深入研究早期超大质量黑洞是可行的。

相关论文日前发表在英国《自然-天文学》杂志上。(据新华社电)

生活空间

看短剧,有所悟

□唐筱毅

母亲是退休后迷上短剧的。每天她都捧着手机从午后坐到黄昏,充电宝能换两个。我凑过去瞧,屏幕上正演着某位穿越女将军“手撕”恶霸,动作利落,台词痛快。母亲指着屏幕说:“你看,这人出场3秒钟就知道她是干大事的。”这句话,后来还被她在社区消防宣传时说了无数遍。

起初我当她只是找个消遣。有一回我半夜起来倒水,见她卧室门缝漏着光,推门一看,她正看到短剧里主角火烧反叛粮仓,还兴奋地跟我比划:“你看这节奏,一把火就解决了,前面铺垫了6集呢。”我哭笑不得,她却忽然安静下来,若有所思。

转过天来,她拎着个小喇叭出

了门。我以为是老年合唱团的活动,直到邻居王叔上门道谢。王叔说是母亲提醒他更换厨房那根软管,换下来一看,都发硬了,差点漏气。父亲纳闷:“她什么时候懂这个了?”我更纳闷,母亲可是连家里的路由器都不会重启啊。

后来才知道,母亲把看短剧的那套逻辑,学着挪到了消防宣传上。短剧讲究开局亮底牌,她便在小区门口支了张折叠桌,上头摆着烧黑的插线板和完好的灭火器。谁经过,她都指着那截焦糊的电线说:“你看,这就是上个月隔壁小区着火那家那个。”

短剧人物黑白分明,她便把消防知识拆成“好人坏人”的版本。“好人”是随手关火的张奶奶,“坏人”是楼道里堆杂物的李大爷。当然,这

些名字都是她现编的。她给一楼独居的周大爷讲液化气泄漏,用的是短剧里常见的“三秒定生死”句式:“闻到煤气味,关闭门窗,三步不能少。”周大爷听完挠挠头:“关窗、开门窗,只有两步。”母亲不满意:“三步!还有一步是出屋打电话!”

最绝的是她的“15秒原则”。短剧每集必有小高潮,她便给自己立了个规定,跟任何人讲消防都不超过15秒。有人问她怎么查燃气泄漏,她说:“肥皂水抹接口,冒泡就换管。”有人问灭火器怎么用,她拉过人家的手,亲自示范拔销子:“拔、握、压,3秒就搞定。”邻居们都说,跟这位阿姨说话不累,一句是一句。

可她也有自己的“长镜头”。每天傍晚6点,她会准时提着那个旧

喇叭在小区里转一圈,一圈恰好30分钟左右。喇叭里放的是她自己录的顺口溜:“电线不乱拉,纸箱远离灶,人走火要灭。”声音带着点挂北方言腔,像在跟谁拉家常。

后来,社区的消防台账上多了一行字:城南小区,银发志愿者,累计巡查2000余次。母亲知道了,只是摆摆手:“我那是人老了,闲不住。”

在小区宣传了700多天,母亲的小喇叭换到第三个。有天晚上我陪着她在小区散步,母亲自言自语:“其实我演的这一出,比短剧长多了。”

小区的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部永远不结束的连续剧,没有反转,没有高潮,只有每天傍晚6点钟的喇叭声,准时响在黄昏里。

(摘自《人民日报》)

书林撷英

白居易的百代知己

——读《白居易十讲》

□童岭

元和十年(815年),身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被一直嫉恨他的宦官和权臣们捏造罪名,贬为江州司马。第二年秋,白居易写下千古名篇《琵琶行》。

沧海桑田。今年高考语文全国二卷,《琵琶行》中的名句“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现身默写题,话题“真考《琵琶行》了”登上热搜——一首由《琵琶行》原词改编的古风歌曲,是众多考生备考时的专属解压歌曲。白居易诗作的流传度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莫砺锋的《白居易十讲》,面向传统文化爱好者对白居易其人其作展开亲切而深入的解读。全书共分十讲加《白居易简谱》,十讲之中基本是以白居易的生平先后为顺序,但对于“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的《长恨歌》与《琵琶行》,分别花了两讲独立的笔墨,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整部书建立在作者几十年唐代文学研究的积累之上,构思精妙,内容丰厚,于平淡文笔中体现醇厚功力。

书中多维度呈现白居易的形象,其中,“忠贞之士”与“多情才子”最让人印象深刻。白居易所处的中唐时代,一个明显的弊端就是宦官专权。书中特别指出,白居易对唐宪宗忌惮的宦官俱文珍、吐突承璀都敢于抨击。要知道“当时的白居易并不是一个寓居杭州的悠闲文人,而是掌管一州政务的地方长官”,任杭州刺史、苏州刺史时,他在兴修水利、治理西湖、开挖山塘等方面卓有成绩,深受当地百姓爱戴。

白居易坦言“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作者对这一心声给予理解之同情,在书中着重观照白居易壮年时代激切质直的政治表现。在多年仕宦生涯中,正直且敏感的白居易,把中国本来不甚发达的叙事诗,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峰,《新折臂翁》《卖炭翁》《井底引银瓶》《江南遇天宝乐叟》是其中名篇。

金代文学理论家王若虚说白居易之诗“情致曲尽,人人肝脾”——这是白居易旺盛艺术生命力的象征,而这生命力的最主要来源,就是白居易的“多

文坛走笔

闲中品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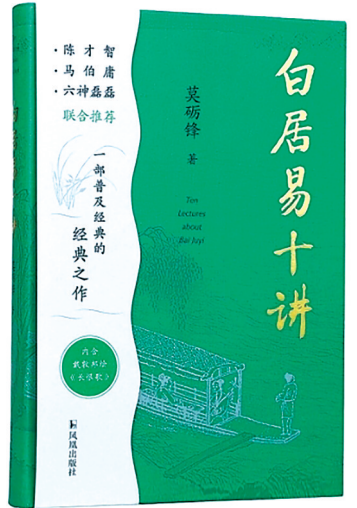
□陈文

闲暇时,忽然想到了美。你看见红花,觉得它很美,可路人并不这样认为,他或许觉得红花旁的绿叶苍翠欲滴、随风摇曳,最引人注目。

有些东西,你觉得它美,它不一定真美。比如说,情人眼里出西施。情人眼中的对方,是因为你爱她(他),她(他)才美,在无关的人看来,或许并不觉得她(他)有多美。有一次,一位朋友对我说,自家的孩子,无论长什么样,在父母眼里都是最顺眼的。他举例说:“甲乙两个好友在一个单位工作,有天快下班了,甲要加班,便对乙说,你到幼儿园帮我把孩子接回来。乙说,你孩子长什么样?甲说,长得最好看的那个便是我孩子。乙到幼儿园,把孩子接了回来。甲一看诧异地说,这不是我孩子啊!乙说,这是我孩子——幼儿园里最好看的!”

美没有固定标准。比如在书法界,有的人写的字规规矩整、有棱有角,有的人写的字圆润通透、有章有法,有的人的字歪歪斜斜、潦潦草草,但都被认为很美。

真正的美,必然有其合乎道的内涵。老子认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美不仅是相对的,更是朴素的,“敦兮其若朴”,



莫砺锋著 凤凰出版社出版

情”。白居易的丰富生平、仕宦经历以及特有的细腻心理,让他体悟到了“情”的可贵,并将其形诸笔墨,变成一篇篇不朽的传奇之作。

这位多情才子写于元和元年(806年)冬的《长恨歌》,是以“出世之才”写“希代之事”。一问世,就有“万口竞传”的盛况。天子蒙尘,美人黄土,叙述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这篇长诗洋洋洒洒,但不堆砌典故。王国维认为,800多字的《长恨歌》,用典不过“小玉双成”四字。用白描的手法写情叙事,白居易可谓旷代高手。至于《琵琶行》,更是“巧妙地将琵琶女的不幸和自己的不幸联结起来”,莫砺锋说此诗艺术水准固然极高,但打动古今中外读者的,依旧是一个“情”字,“异质同构”的命运使他们在浔阳江头偶然相遇,“同情是一切善良的人们都能具备的本性”。

本书虽然侧重唐代文学的讲述,但在涉及唐代制度之处,不乏真知灼见。比如江州司马是官秩五品,可以穿“浅绯”,为什么白居易却是“青衫湿”呢?作者在分析中引入对“借绯”制度的考证,看似闲庭信步,却体现了“文史校讎”的学术传统。

诚然,白居易曾自云“世间富贵应无分,身后文章合有名。”但倘若没有《白居易十讲》这一本剖析入微的著作,我们恐怕很难理解、还原一个“全景相”的白居易。从这个角度来看,莫老师真可谓白居易的百代知己。

(摘自《人民日报》)



AI制作

大美无言、至美无形。

美其实孕于万物之中、藏于心灵之内。比如一杯茶,只有细品,才知其味。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春天里的桃花,你见它开,它便灿烂;你见它落,它便静美。花开的声音在你心里,花落的惆怅在你的感受里。花开花落只循于道,伤春惜春只存于心。“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若没有了闲心闲情闲趣,万紫千红只是春天的事。生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不容易,我们总是牵挂的太多、忧虑的太深,其实,那十之八九都源于我们自身的执念。看开一点,看淡一些,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闲来无事,品清茶一杯,赏美文一则,听妙曲一段,闲中生情、情中有美。